



大会

Distr.
GENERAL

A/51/114
12 April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113

人权问题

1996年4月9日

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爱沙尼亚代表团1996年3月7日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常设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分发的题为“对俄国代表团题为‘关于侵犯爱沙尼亚的非公民的权利的情况’的立场文件的评论”文件(见附件)。这份文件是爱沙尼亚对于1996年3月20日应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请求而作为A/51/81号文件分发的指控的答复。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暂定项目表项目113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特里维米·韦利斯特(签名)

* A/51/50。

附件

1996年3月7日

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常设理事会全体会议上
分发的对俄国代表团题为“关于侵犯爱沙尼亚的
非公民的权利的情况”的立场文件的评论

1. 在爱沙尼亚,尚未取得爱沙尼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国籍的人,目前人数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亦即在150万的人口中有250 000人。这个数字由于持续不断的归化过程而不断下降。每个月大约有2 000人归化为爱沙尼亚公民。

采用“有权取得爱沙尼亚国籍的外国人”一词不能被视为有歧视性,因为它保留了取得爱沙尼亚国籍的选择,倒是俄罗斯联邦宁愿采用的“无国籍人士”的说法明显带有歧视性。关于取得爱沙尼亚国籍的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包括申请人对爱沙尼亚语和爱沙尼亚宪法的知识的测验,已不断发展,考虑到爱沙尼亚当局在归化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独立专家提出的意见。开始采用从多项答案中选择测验而非口头考试,显然对所有申请人都有利。正如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特派团第93号活动报告所述,测验及格率目前为86%至90%。

2. 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少数民族”一词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公民,而非居住在该国的外籍人或另一种法律地位的人。这个取向反映在爱沙尼亚1925年最初宣布的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法之内,该法经过五十年的苏联占领后,于1993年再次颁布。这项法律是一个向属于少数民族的公民所主持的文化组织提供补助的权利方案;爱沙尼亚所有居民都可自由参加相关的组织。

因此,爱沙尼亚就象大多数其他国家,赋予在历史、文化和民间社会上与其居留国(即爱沙尼亚)明确相关的那些民族团体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任何法令限制非爱沙尼亚籍的人使用其自己的语言或阻止其文化与教育。实际上,属于居

住在爱沙尼亚的所有主要族群的人，都有接受母语教育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权利和可能性。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语言族群被拒绝给予这些权利，也没有任何人被赋予特权地位，包括俄罗斯语言或民族族群。有鉴于此，乌克兰外交部最近向到访的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表示对爱沙尼亚的少数民族政策感到充分满意。乌克兰很高兴，构成爱沙尼亚第二大外来族群的乌克兰人能够自由发展其自身的民族文化，而不受爱沙尼亚化或俄罗斯化的干扰。

3. 根据地方选举法，爱沙尼亚所有的登记居民都有权在地方选举中投票，不论他们是否公民。如果一个国家把国家选举中的投票权给予外国公民，那就很难理解国家的意义了。因此，俄罗斯代表团所指控的“限制非公民的政治…权利”，究何所指并不明确。

非公民的土地所有权是由爱沙尼亚政府或其区域代表所决定，实际上，非公民可拥有他们房产下的土地。所有爱沙尼亚居民都可平等参与国有企业和住房的私有化。

4. 欧安组织派往爱沙尼亚的特派团和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马克斯·范·德·斯托尔先生已建议爱沙尼亚政府颁发外国人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同时含有有效的爱沙尼亚居留证。任何国家都有照顾其本国和海外公民利益的首要职责。爱沙尼亚并不假装维护享有任何其他法律地位的人的利益。这两个原则是无分种族或语言的。

爱沙尼亚很感激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发行的外国人护照，其他国家也响应同样的考虑而接受这些护照为有效的旅行证件。甚至俄罗斯联邦在名义上并未接受这些护照的情况下，也暂时实际上接受了它们。

5. 没有证据显示也在爱沙尼亚的俄语学校讲授的地理、数学或任何其他科目已受到限制或取消。爱沙尼亚史，以及俄罗斯联邦、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史以及邻国北欧国家的历史，都在爱沙尼亚各地的所有学校中讲授。爱沙尼亚恢复独立后，不可避免要发行新教科书。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同意，象在前苏联的作法那样，教儿童

学习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教条,在今天是不会对他们有益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确知,除了作为母语的俄语之外,学习任何其他语文,包括爱沙尼亚语,如何会导致降低知识能力水平。爱沙尼亚并没有统计证据证明学习一种以上的语文会减少一个人在劳工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6. 爱沙尼亚政府并未,也不会干涉爱沙尼亚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关于爱沙尼亚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支部之间,以及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的主教之间关于教规律则的问题并不能由爱沙尼亚或俄罗斯政府来解决,而是要由教会本身来解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东正教信徒的日常活动实际上已受到干扰,或有任何要去干扰的意图。我们仍然非常关切,自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1994年12月在布达佩斯举行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开始,俄罗斯联邦已继续不断地试图把东正教会之间的教会间关系政治化。

7. 欧安组织的作用及其活动产生的结果,可视为可靠的,只要欧安组织成员国考虑到该组织的内部报告。但是,爱沙尼亚并不反对平等地讨论其他组织和机构所收集的关于欧安组织成员国--不只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联邦--的报告,如果欧安组织成员国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而重要的。

8.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实际上的确列有直接适用文书。我们希望俄罗斯联邦在最近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之后,找到途径和资源去将其内容告诉它的外交人员。

爱沙尼亚不断寻找途径去改善它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将继续那样做,即使面临了来自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圈对其国家的愈来愈明显的威胁,遗憾的是,俄罗斯官员并未制止那些威胁。我们的确希望俄罗斯代表团将找到一个更好并且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为俄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欧洲的安全和合作的利益服务。